PL
2705
O8S5
1725
V.5

LIBRARY
MAY 21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因樹屋書影第五卷

櫟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萬曆二十二年、河南饑、民皆食鴈糞。御史陳登雲會封進以聞、

萬曆二十二年、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是年黎惟潭自以恢復故罪、視莫登庸有間、爲立面肅容狀、驗閱嫌其倨、令改範俯伏焉、鐫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黎惟潭、不得蒲伏天門、

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湯義仍得見、有詩紀之、

登州之文登、有于公者、草衣木食、相傳其能前知、洞人隱微、遠近競稱之曰仙、多有就公詢禍福者、壬午夏、錢公敬忠督學山左、試士於登、往見公、然心頗易之、于忽唾耳語公、不知何事、公輒膜拜、公將出戶、于語之曰、一事祈公、兒子今年不得與賓興、惟公命、公笑曰、君號前知、郎君今年舉、吾任之、不則何爲此僕僕耶、于曰、以十

計、一黍不當耳、寧以一黍故、不令之逐隊行、況
過此以往、吾兒亦復何望哉、公頷之、爲錄遺肆
予以濰邑令、分閱羲經文、得一卷、喜其具前修
法、首薦之、主試劉公謂闈中卷無踰此者、擬元
數日、忽謂予曰、所定元任重道遠題、破誤作聖
人、奈何、然吾不以小疵失異才、君房中第二卷、
正堪元、不如以此爲次、予方愧校閱之疎、力欲
去之、公曰、君勿執、吾當註數語卷上、他日有異
議、予獨任之、予固爭以爲不可、因卽塗乙置之、

公大爲惋惜、因欲以爲副卷首、而以第二卷爲元、即王君斗樞也、時分試諸君、咸謂元旣屬予、則副卷之首、例應取之別房、劉公固爭之、謂不以爲副首、不足以明予憐才心、乃卒以爲副首、撤棘後、錢公謂予輩曰、誰舉副首者、此予異人之子也、予以闈中事語公、公曰、噫、于公眞異人哉、因亦以所聞於于者語予、予曰、向使予初閱而得其訛、亦竟置之。即劉公初閱而得其訛、亦竟置之竟置之。則何由元。不擬元。何由得首副。

一黍之說信矣。然當時殊不解其過此以往之言。由今思之、當時鄉闈實畢於壬午、于公已知之數載之前矣。豈不異哉。于名濟淇、

李允高、字坦之、壽光人、予壬午闈中所得士也、允高幼聘某氏、既聘而某氏以痘雙瞽、允高時已爲高材生、女家謂君當貴顯、瞽女不可充下陳、盍另圖之、允高曰、聘固不瞽、聘而瞽、將誰適耶、卒娶之、伉儷相得踰不瞽者。越數年而允高舉於鄉、婦自念瞽不足持門戶、欲爲允高卜妾、

允高泣阻之、允高奉母尤孝、壬午之變、烽烟匝地、允高家固貧、自御短轅車、奉寡母暨妻避勞山、過濰城、縋而上、相對泣不止、事定、又自御短轅歸、當顛沛時、無幾微色憾、暨婦爲累者、後寡母棄世、允高哀毀過甚、竟嘔血死、子震、暨婦出、震字乾一、母督之甚嚴、能砥行自勵、有聲庠邑、邑人稱之、然卒歸美於允高孝義之報云、

江陰城潰、微戮抗命者、邑有戚三郎、與婦王篤伉儷、夫婦皆好推施、一子甫五齡、家所向爲闕

帝君祠、戚夫婦虔事之。月朔望、未辨明即肅香
祠下二十年如一日、城陷、戚被兵執、舉戚足帶
糾其臂、數被創、擁至通衢、見妻爲他兵拽去、戚
呼號就之、復被創、前後凡十三創、首亦被刃、推
擁過帝祠、不勝步矣、倒地上、兵見其氣息僅屬、
舍之去、戚心獨朗朗、念虔事帝、得死楹下足矣、
然度難死、帝顯赫、或有以援我、日且暮、覺祠中
有異、糾臂帶忽裂、裂聲如弓絃作霹靂鳴。戚臂
左受創、糾縛既斷。因得以右扶首、首將墮、喉固

未絕。因宛轉正之。心朗朗。念帝顯赫。眞援我也。
黎明、兵數過戚、見血痕模糊、謂死矣、不復顧、久
之有老翁嫗趨視戚、憐之曰、三郎亟甦矣、盍掖
之歸、戚雖憒、然心識其爲比隣錢翁沈嫗也、頃
之兩人續以薑糜至越二日入曰、兵封刀行且
去、郎活矣、乃不復至。戚首爲血糨。乃因之固。漸
能起。舉視室中。無一存者。五齡兒固坐足旁泣。
而屋中乃僵二尸。辨之、卽、錢、翁、沈、嫗也。戚恐甚。
久之悟兩人殆肅帝命以援予者。因強起。跋躠

過帝祠欲投地身不能屈立作叩首狀首又楚若將離乃依檻祝曰身賴帝活惟帝終有以庇予因念翁嫗死而生我不可久暴露吾室有木可爲槥第安所得匠憶衆爲帝治寢宮城圍工未竟匠或有存者往迹之見三匠踦戶語戚告以故戚隨戚歸戚指示木所在匠遽爲操作戚匍匐乞米以爲食久之不得僅從空室得冬炒半囊歸入室失三匠而存五槥戚念約爲二而五之去又不俟予歸耶趨之帝宮宵無人三戶

什戶內外固三匠也、戚驚懼、是時兵遠去人漸歸、乃倩所識、以椁厝翁嫗及匠、而瘞之隙地、戚數得帝祐、神理亦漸旺、復至帝祠、能稽首投地、矣、肅告帝、謂帝恩我無極、弟妻無由見、帝其以夢示歸、而夢帝驅之曰、疾去、數里外有舟待、越月之十四日、終不可見矣、辨明、力疾負子行、至津亭、見有艤舟柵下、若有待者、其人爲戚三、戚曰、若何待、戚曰、吾之室被擄而南、吾將操舴艋往、獨不可往。虔邑中失侶者多。應有往者。故遲

之戚曰帝示我矣予爲此子覓毋得附行幸矣具告以夢戚亦手額曰帝祐君合浦珠自當還吾郎不德藉君庇以分神旣浮萍斷梗或與一遇乎言訖相與泣數行下憂患易感意氣殊相得也抵昇州舟刺鬼面城下乃入市揭示四達之衢曰江陰戚三郎覓婦王能爲驛騎者予多金戚亦揭示如戚有某者見戚所揭示逕見戚曰予我金告爾妻所在戚雖揭示謬語耳固無從得金語某曰我實無金期一見婦耳其嘆曰

世固有不持金而求得婦者疾起去成挽之告以戚爲帝所指示始昧昧至此實不持金城居家破安得金某聞成語悽然憫之曰卽告爾妻所在不得爾金易耳固爾無金彼武人赤手返爾妻耶具告以妻所在戚與成徜徉久之某忽曰子何能戚曰能書某曰機在是矣某公者矢願於報恩塔下倩人書百部首楞施四方方覓人子誠善書計可得數金事或可圖歟曷疾去戚乃尾某行而以子屬成成見某公以情告試以

書書誠工其公既善其書又憫其遇施十金其
乃踉蹌携戚至某標郝總旗所郝他出郝婦曰
誰耶戚告以故婦曰誠有江陰王氏者子我金
我與爾婦戚喜婦無多索詭獻金婦持金入久
之不出又久之出四顧曰何爲者戚與其戚驚
噪婦愕然曰何爲者乃誣我得金室固無爾婦
安得爾金命閽者捌逐之戚掩涕恚其相與且
去戚方與其子望其與妻俱歸已得故怒目曰
不得婦又失金不直一死耶奈何遂返明日與

我俱明日戚携手偕成往匍匐於門郝方立毯塲弄鷹召入成瞪目欲裂謦而前吾成三是爲吾友戚三戚婦在公所昨携金贖婦公夫人得金又不與婦吾與戚邑陷家破與婦失去死絲粟耳無家死失婦死失金亦死公不與戚婦十步之內以頸血相濺矣突出刃靴中欲自殺郝怒張急止之曰安有是吾婦何從睐爾金爾匆自殺吾入詢誠有是吾不以爲婦矣乃急入久之聞譆詉聲已復聞郝撻婦戚與戚戚號呼於

外曰勿撻夫人但願還吾婦足矣食頃郗出氣結擲金於地曰急持去戚稽首曰戚急得婦不急金且金歸公室一日夜矣又吐之公大人義不爲也乎之蓋力郗曰義哉子爲友乃以死爭計戚所持金烏足贖婦然吾爲子行何計金當以婦歸于友因呼婦出戚方注目不瞬謂妻且至望不類少近則戚與妻相抱痛哭矣婦蓋戚妻也先是戚妻之被擄而南也過郗舍書壁曰我江陰戚三郎妻王氏爲某標郗擄見者幸以

語吾家久之成字微落獨存戊某第見戚所揭示故遷報之戚云郝見婦反屬成訝曰異哉子以死爭友而固乃自爭天下嗜義者獨爲人哉天合子子疾去成曰金出戚而婦歸我何去去則戚之金不返我誠我爭矣郝曰奈何成曰小人勇於力妻善鍼黹公誠能錄小人夫婦願得二十金與戚聽其覓婦小人即除馬通婦括爨下甘心矣郝曰義哉然吾無所需子有張將軍者方覓役爲子言之郝即趨張所戚亦隨

成徃張見成遽許納出廿金予成券券成成以
金予戚戚曰子激於義售夫婦身期全吾夫婦
耳顧吾婦何在得金安徃相與絮泣張曰爾姑
攜金去得間當具以語我我當爲覔之戚見張
位都赫徃來甚夥意顯者苟畱意憂不得妻耶
乃叩首曰予所賣十金耳成售身倍其金予我
我義不敢受然成緣我金而得妻又不忍分我
金吾儕落㒵得金即隨我手逸金盡而妻終不
可得且負兩公義曷以金畱公所公但爲我覔

妻妻得則成之心盡我卽倍費成金無所愧於
成矣張亦領之乃納金令爾亦覓所在來語予
毋獨恃予閱二日成方除馬通過壞室閉諸婦
人多操鄉里音成私度曰戚妻脫在是誰復知
者乃亦操鄉里音過牖下曰戚三郎囑余尋婦
今安所得耶婦聆之迫于監者不敢荅晚如厠
遺片紙牆隙復操鄉音曰此紙納之隙留以備
明日成遥聞之覺有異俟人定趨取紙細書戚
三郎妻王氏卽在此君急語我夫成得之大驚

喜急聞之戚戚乃携子先懇之郝郝與俱往戚直前跪曰逆覓妻所在聞即在府中顧憫之張急詢所繫婦首王氏即戚婦也呼之出眞戚婦也戚見婦驚悸錯愕未敢往就揺揺不知悲其子見母出突奔母裹仰視大痛婦亦俯捧兒哭失聲戚至是始血淚迸落戚成跪張前戚婦亦遥跪聽命張曰是誠爾妻然是人少有色故遴爲首約直五十金半猶不足望得婦耶戚浼郝言之曰邑陷家破安得金將軍憫之且娓娓言

帝所以祐之者復告以夢期以動張張曰衆無一贖始贖即減定值何以示來者堅不許戚曰戚售夫婦身僅得此金而又苦不足天乎安所得金戚乃大哭婦哭而戚子又趨趨往來哭於父母旁鄰哭張之廝養哭張姬妾環屏內者亦哭久之張亦涔涔淚下矣哭聲鼎沸閧張笑躍起曰止吾還汝婦不須金也城陷家破爾誠無所得金且爾數被創弗死非帝祐不至是爾誠善者吾還爾婦不須金也戚以爾售身於吾爾

夫婦還而成留成郎不怨爾爾何以謝成吾旣還爾婦兼還爾友夫婦爾夫婦曷與爾友夫婦偕還此二十金郎以爲爾輩道里需不須金也吾還爾婦然我有言爾亦毋我逆爾之子秀而慧我憐之盍以子我我耄矣無嗣誠子我我不奴視子不隔膜視子也戚急遽未有以應婦忽趨前唾耳語戚久之復揚謂戚曰子尚需乳耶戚遽膝前曰將軍生全兩家夫婦且欲子下愚子何不可者將軍喜急前抱兒兒亦媚將軍不

復甚戀父母將軍益喜呼戚夫婦坐待以親串禮畢見入室遍拜所親已復劍見出衣冠煥奕賓從以下皆羅拜慶將軍有子戚與成兩家謝將軍去計戚初見張將軍日實帝所示十四日內也人咸以爲戚虔於帝之報云戚歸既安其室復過其公爲書經塔下者三閱月因得往來視見將軍亦多所贈久之將軍病卒將軍擁高貲族子利之戚以爲戚自有父母非吾族類也聳臾其歸戚子亦因之便去諸母惡族子競以

所有與戚戚子所携甚厚至今爲江陰巨室戚亦依戚以終其身子歸後新帝祠江上知名之士咸爲詩文紀之咸盡鐫於祠右予爲之記

南城張敎授孟常名世經在上杭常語余曰世傳孔氏三世出妻葢本檀弓所載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之說予竊疑之以爲孔子大聖子思大賢卽伯魚早夭亦不失爲賢人豈刑于之化皆不能施之門內乎或曰古者七出之例甚嚴有一于此則聖賢必恪行之豈孔門數世之

婦皆不能為前車之鑒乎夫漢宋諸儒其致辯于五經多矣而此獨闕如或謂禮記皆漢儒傅會之說語多不經不必深辯然此頒之學宮傳之後世而致使大聖大賢冐千古不白之冤此讀書明理之士所不敢安者也閒嘗反覆取檀弓之文讀之忽得其解其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夫出母者蓋所生之母也呂相絕秦曰先公我之自出則出之為言生也明矣其曰子之不喪出母何居即孟氏所謂王子有其母

死者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是也蓋嫡母在堂屈於禮而不獲自盡故不得爲三年之喪耳其曰其爲伋也妻者則爲白也母其不爲伋也妻者則不爲白也母夫所云不爲伋也妻者蓋妾是也意者白爲子思之妾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終三年之喪故曰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由是言之子思且無出妻之事而況於伯魚乎況於孔子乎其曰子之先君子非指孔子伯魚也猶曰子先世之人云爾讀者不察遂訛傳

爲孔氏出妻致使大聖大賢負千古不白之寃即謂漢人皆謬亦未有無故而毀聖賢者此非記檀弓者之過乃讀禮者之過也孟常此論大有關係故附記之

在寃丘時常問鹵簿之義於陳蝶菴先生先生言法駕出倒以鹵水酒道取其不驟乾也以清塵簿則儀仗之籍也儀仗本出鹵爲之始以其始事也故日鹵簿先生語予若此不知然否

吳門林若撫雲鳳老而工詩滄桑後匿影圜閭

雖甚貧不一謁顯貴庚午秋吳衆香開星社于高座寺時社中惟予與餘姚黃太沖桐城吳子遠年皆十九若撫賦詩贈予輩曰自社初開士具從同年同調更難逢誰家得種三珠樹老我如登羣玉峯書寄西池非匹鳥席分東漢有全龍慈恩他日題名處十九人中肯見容後予以庚辰子遠以丁亥登第惟太冲以明經隱于家後余官閩中若撫累欲訪予不果及予戊子北上先數日訃若撫出山瘞於舟次予至之日即

若撫捐館之夕、貧不能治喪、予欲有所贈於若撫者、即付其子爲含殮費、申霖臣謂若撫若忍死以待君者、異哉、若撫詩數卷、其子藏之家、閩中徐興公前輩、與若撫爲通家好、亦有若撫詩鈔、興公之子延壽藏之、脫余不死、會當爲亡友鐫行於世、太冲爲白安先生子、白安以璫禍殞身、太冲年十六、常刺血上書、爲父白冤、時謂忠孝萃于一門云、

文燈巖曰、皇甫謐高士傳、其去取有不可曉者、

進莊列所引荒唐不可信之人、而退泰伯伯夷叔齊延陵季子魯仲連黃叔度范史雲之徒、如以之數子者見於經傳不書、其他書之見於經傳者皆是也、且顏曾大賢也、茲高王斗細士也、大賢不宜溷、細士不足錄、至於下榻加膝、不備書於徐叢之譜、頓足恨嘆、不徵辭於閔憂之冊、亦已疎矣、余於是而知古人之用意、固不屑屑以求詳也、如此如觀鴻鵠之舉、羨其仰青天覩白日、不爲遜耳、豈一一而數之哉

李君實曰常聞人說黃子久年九十餘碧瞳丹頰一日于武林虎跑方同數客立石上忽四山雲霧擁溢鬱勃片時竟不見子久以爲仙去予向疑號畫者飾之今繙道藏玉文金笈經公望編錄者非一其師則金蓬頭友則莫月鼎冷啓敬張三丰乃知此老原從十洲來繪事特其撒米狡獪之一枝耳

李君實言人知女子有月事不知男亦有之凡人血氣隨月盈虧月廓空則人骨髓亦縮減三

日生明、又行進長、與海潮相應、其意謂男子之精血、隨月爲增減、雖無月事、而亦有盈虧也、然女子亦有終身無月事者。有四時一至者。余里中一婦。月事自口中出、每月時日不爽。不則孕矣。亦大異事。

秣陵童謠、有楊柳青、放風箏、楊柳黃、擊棒壤之語、風土記曰、擊壤、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可長尺三四寸、博藝經曰、長尺四、濶三寸、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遥於三四十步、以手擊中壤、敲之、中

者為上釋名曰野老之戲具也元晏曰十七時與從姑子果卿等擊壤於路吳盛彥賦曰以手中之壤擊地下之壤所言皆似是而非壤字屬土何因是木不若童謠中只雜一棒字使顯然易辨博藝經所云長尺四者蓋手中所持木濶三寸者蓋壤上所置木二物合而為一遂令後人不知為何物矣濶三寸者兩首微銳先置之地以棒擊之壤上之木方躍起復迎擊之中其節木乃遠去擊不中者負中不遠者負後擊者

較前擊尤遠則前擊者亦負其將擊也必先擊地以取勢故謂之擊壤云此是少年有力者所爲必非老人所宜觀元晏記爲十七時事自明釋名因後世有擊壤之戲堯民有擊壤之歌遂附會爲野老之戲具耳有見韓滉擊壤圖但作含哺鼓腹狀別無戲具則知當時但以杖擊地而歌耳後世遂以童子之戲當之誤矣

古技藝中所不傳者彈碁飲食中所不傳者砍膾砍膾雖不傳然以意度之或是閩廣人所爲

魚生之類若彈棊則莚無影似矣友人有言泰中一好古家藏有古彈棊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皆與古所傳合予未之見然彈棊之法不傳局即存無庸也

杜宇亦名杜主見成都記杜主人罕用之按杜鵑凡啼皆北向生子百鳥爲之哺客言百鳥爲哺豈亦欽是古帝冤耶夫隣有痛聲兒復呱呱隣家之婦憐而撫之亦情之所有者何獨鳥不然孟浩然詩高林滴露夏月清南山子規啼一

聲隣家孀婦抱兒泣我獨展轉爲何情以子規與孀婦意深矣

予鄉嵡縣西山中多香鼠較凡鼠頗小死則有異香蓋山中之鼠多食香草亦如獐之有香臍也山中人多捕之以應州邑之索得則置篋笥中經年香氣不散予得數枚携歸金陵語第二兒在揚曰華囊化則俱臭此乃獨香何居兒曰此正其臭處當時極賞其慧不意此兒客歲夭折矣拈筆記此不禁潸然

吾鄉呂叔簡先生常言而今講學不爲明道只爲角勝字面詞語間拏住一點半點錯便要連篇累牘辯個是這是甚麽心腸講甚學問先生此論似爲世之辯朱陸同異者而語予同年孫道相亦云九淵與考亭同理異持門人各傳師說遂起朱陸之爭乃攻之上世理學不名同異不攻有巢似匠神農似醫軒轅似博士此在後世定不列儒流而古聖乃僕僕事之蓋理足者不辭餘也道至老聃而後名說至莊生列禦寇

孟子然後攻性學至陸朱然後窮何也其說好
盡故窮也荀況談仁義而李斯得其道以殺人
此在異端猶不可儒林乃自異哉闇曾弗入送
劉漢中教授廣信序云自孔子之世教學甚明
而及門不免有本末之訟是以或支或簡雖大
儒亦互諍其所是朱陸固訟於道中所謂不失
和氣而相爭如虎者其角立起於門士篤信其
師說深溝高壘不肯相下而流至於尋聲之徒
目不辨朱陸何人鬨然而佐鬭而腐儒里師狥

傳註而反之者執而問之亦不知何語無自衛之力而適足以招侮蓋自弘正以前則朱勝隆萬以後則陸勝嘉隆之間朱陸爭而勝負半然其下流莫甚於萬曆之季至於今日之後生小子發蒙於傳註齎之糧而倒戈實則非有所深然於陸并未有所疑于朱也第以爲世既羣然而詆朱氏吾亦從衆而排之擊之不如是則無以悅衆從俗焉耳蓋昔之爭者起於過信其師學而今之附和而詬先儒者求一能疑之士且

不可得所爲愈爭而愈下者也又同年董福兄
四書集說序云事可以寄吾明道善俗之意則
不必高壇坫列旗鼓以自異於時蓋世教之衰
甚矣吾性吾命或言之以爲恥間有能自異者
又務爲標榜中未必足而外則欲其有餘也蓋
岸立而分畦畛畦畛分而滋同異同異滋而生
水火其始爭於宁傺其終毒乎國運此亦近代
君子之通俗也夫學者天下之公器使人異之
不如使人就之使人疑之不如使人守之吾無

務爲違俗絕物之行而天下已不能不羣然趨向如器竹之必範器土之必型也斯可以無憾矣合叔簡先生與三君所論今之紛紛角立者亦可廢然知所返矣

予丁亥之春庚寅之夏兩過建陽望文公讀書處去考亭里許又於山下諸生家見文公家譜中載所爲考亭者其鄰人某既葬其考作亭於山半以望其塋向公索名公即以考亭顏之復爲書使懸之亭上則考亭與公何與予徧檢公

集、公既未常以此自呼。當時亦無以此稱公者。後人弟以公讀書處與考亭相近。遂以稱之。又有誤以考爲攷者。誤書可也。以他人之考爲文公之考。不可也。不可不辯、

書有四種、曰臨、曰摹、曰響搨、曰硬黃、臨者、置紙法書之旁、睥睨纖濃點畫而倣爲之、摹者、籠紙法書之上、映照而筆取之、響搨者、坐暗室中、穴牖如盎大、懸紙於法書、映而取之、欲其透射畢見、以法書故縑色沉暗、非此不徹也、硬黃者、縑

紙性終帶暗澁置之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紙雖稍硬而瑩徹透明如世所謂魚魫明角之類以蒙物無不纖毫畢見者昔人解嚮搨硬黃者皆若此今人不用熨斗塗蠟但以油脂入少許蠟塗薄側理既明徹又不透滲或用薄明角作板嵌而書之硬黃似矣惟嚮搨尚未分明予在北游見膠西張用之爲人集右軍帖中字作碑先用硬黃法摹帖中字於紙嚮燈取影以遠近爲大小若今人爲影戲者度其式合就而雙鈎

然後實塡故一帖中字大小能相似又幼時見新城王公修開封學榜聯皆集歐率更書亦用此法又黃山谷與人帖云唐臨夫作一臨書桌子中有抽替面兩行許地抽替中置燈臨寫摹勒不失秋毫與予以燈取影之說合以法書縑色沉暗向日映之特其一端耳嚮有影響義一作嚮

天下尤異之物若觸手便得亦大不韻福州李陽冰般若臺記鑿烏石山巓歲久石面傾覆勢

又最高必架木數十丈仰而搨之始可得瘞鶴銘在焦山下歲久石垂入江必俟隆冬水涸以小舟就石始能搨般若臺予尚能入望過焦山正江水瀰漫時僧人指示瘞鶴銘處惟從波濤鏜鞳中想像之實無所見也一在高山一在深谷造物若甚吝此奇祕不驟以示人者異哉

李若實曰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鶉白鳳謂之鸘紫鳳謂之鷟蓋鳳丹穴鶉又鳳之赤者故南方取象鶉火鶉即鳳也以配龜龍與

麟非鶉鳥也

博物志云鷄卵可作琥珀余見江南人以蕎麥灰漬雞子久之色如琥珀豈即此耶抑有別術遂可使成琥珀也

焉具區先生藏梅花和尚一葉竹止作枯叢亂蕾以片玉綴之李君實藏和尚梅花一幅如三四寸蓄縮凍㢇一旁攢五六丁止作二花一在紙地勾圈一就梗漬出皆出人意想外聞一葉竹後亦歸君實紫桃軒中有此一葉兩花千枝

萬卉俱堪掃却矣

漢諸侯王以酎金失侯者前後數十人余初疑酎金何事史漢注皆未明後見焦澹園筆乘始得其解先生云按漢儀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注云因八月常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酎金酎正月旦作酒八月成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薦宗廟金黃金也不如法者奪爵此必當時因封爵太濫故索其過而除之

耳。不然、一人酎金不如法。後人豈不鑒於前車。
而仍蹈覆轍耶。酎音宙、

志稱天下有十大名山、建寧府漁梁山其一也、然四方人與建寧人但稱武夷、即取道其間者、亦但稱霞嶺、俱不及漁梁、余霞嶺詩有漁梁北接大竿長之句、閩人异之、蓋未之考也、閩之以漁梁入詩者、自余始、

鶴生他處足皆黑、在南通州呂四場所產足皆。綠、背有龜文。相傳純陽四至其地、故場名呂四。

鶴爲黃鶴遺種云、荆湘僧居近水、有龍時挾雷雨出入、種園張老者術士也、嗔此龍損物、密禁以法、龍潛告僧曰、某乃龍也、住此水多年、今爲張老所禁、命在危急、請和尚救之、願酬一寶珠、僧如其言、以告張老、張曰、和尚勿救此龍、若受其珠、後悔無及、僧懇請不已、張老乃放龍移出潭水、張老去後、雷雨忽作、壞僧舍、奪其珠子、過虎林、有同鄉生爲人丐事、事平、索金不得、更控同鄉生盌長生以

爲苦余笑以此語生神龍尚作此狡獪況世人
耶同鄉生大笑去
海市有偶一見之四明者有見之漳州者葢不
獨登州爲然近予姻張石平少叅見於淛海吳
梅村諸公皆有詩紀之然人知有海市而不知
有山市東省萊濰去邑西二十里許有孤山上
有葵齊廟誌稱春夏之交西南風微起則孤山
移影城西從城上望之凡山巒林木神祠人物
無不聚現踰數時漸遠漸無所覩矣予鄉長葛

邢君國璽先予爲濰令已卯四月曾一見之常繪圖作紀諸同人皆有題咏予在濰兩年餘未一遇也但海市變幻不常此則有定形耳。

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氷木氷亦曰樹介亦曰樹稼寒甚而木氷如樹作介冑也其占不一諺曰樹若稼三公怕以爲應在貴臣又以爲應在甲兵巳亥元旦至人日皆有是異予在請室詢之衛士咸曰此豐年之兆也余初疑之繼閱類書載齊諺云霜淞如霧淞貧兒備飯瓮亦

以此爲豐年兆則知衞士之言有由來矣其歲亦大稔然一事而數占終以爲疑後得徐君義書乃始渙然君義曰寒淺則爲霧淞寒甚則爲木氷樹介霧淞兆豐而木氷兆凶也曾南豐集齊地寒甚夜霧凝於氷上日出飄滿堦庭尤爲可愛作詩云園林初日淨無風霧淞花開樹樹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瓏鬆李獻吉詩今朝走白霧南枝參差開紫宮散花女騎龍下瑶陔兩公詩若喜而賦之者則爲豐年之兆

明矣然皆詠霧淞也

閩中獨有紅茉莉

今之出錢物以主博者名曰囊家什一徵勝者曰打頭按國史補云今之博戲有長行最勝王公大人頗或耽翫至於廢慶弔忘寢食及博徒用之於是彊各爭勝謂之撩零假借分晝謂之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則知囊家乞頭之名古亦有之矣第長行之戲至今不解撩零亦不知何意有謂長行即雙陸者按李肇所言其具

有局、有子黃黑各十五、擲彩之骰有二、似與雙陸近矣、然又云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則又與雙陸異、洪遵譜雙、以握槊長行波羅雙陸、四名爲一、近徐君義謂李肇之言、正與雙陸合、其所謂變於雙陸、則唐之雙陸、或反與今不同、亦未可知、予按李易安打馬圖序云、長行葉子、博塞彈棊世無傳焉、若云雙陸卽長行、則易安之時已無傳矣、豈雙陸行於當時、易安獨未之見或不行於當時反盛於今日耶。則長行非雙陸

明矣。

葉子、彩選紛紛聚訟、予謂彩選即今之百官鐸、不待言矣、葉子必今之紙牌、但葉子圖淮南寇、不知始何時、今江右葉子、有無圖像者有作美人圖者、閩中葉子、有作古將相圖、有作甲第圖者、近又有分鳥獸蟲魚爲門類者、古之葉子。正不知作何分若、但以圖淮南寇謂葉子之興。必在宋人後。則誤矣、南人至今呼爲鬬葉。

徐君義謂打馬之戲、今不傳、予友虎林陸驤武、

近刻易安之譜於閩以犀象蜜蠟爲馬盛行其中近淮上人頗好此戲但未傳之北地耳

蔡君謨有水晶枕中函桃花一枝宛如新折柳氏聞見錄洛陽林氏水晶枕中有半開杏花一枝似皆未爲異余在閩中見三寸許水晶馬元毛徧體有若生成又一馬頫飲池中藻荇數莖鮮碧如未失水者又一圓柱高二寸許中含水若一粒珠卓立之則珠泛泛向上倒視之亦然閩人視爲常價亦不昂

湯若士武陵春夢詩細語春情惜夜紅妨人眠睡五更風明朝翡翠洲前立拾取砂挼置枕中陳藏器本草砂挼子生砂石中形如大豆背有刺能倒行常睡不動生取之置枕中令人夫妻相悅蜀人號曰浮鬱癸辛雜志南丹山中有相憐草媚藥也或有所矚客以草少許擲之草著其身必相從不舍諸如此類羣書所載甚夥獨霍小玉傳所載驢駒媚發殺觜似媚藥無疑然不知爲何物亦不見於他書

古圖旣不可見尚有散見其名目於載籍中者、如曹不興元女授黃帝兵符圖宋炳獅子擊象圖張僧繇漢武射蛟圖衞協穆天子宴瑤池圖周昉楊妃架雪衣女亂雙陸圖燕文貴七夕夜市圖葉仁遇淮陽春市圖王士元綠珠墜樓圖任才仲四更山吐月圖劉宗道熖盆孩兒圖李伯時療小喬圖無名氏佳人寒食圖趙子昂管夫人烹茶圖周通李陵送蘇武圖何霸瀟湘逢故人圖唐人郵田瞋歌圖任南麓玉環並轡圖

宋人美人却扇圖張萱號國夫人夜遊圖按其名目尚恍惚若見於目中使人飛動不能自巳況獲其眞蹟乎董華亭常言名画不必驟見若見三四度而後見之始佳予謂更不得見亦正佳

廣陵陸弼記嘉靖間汪伯玉以襄陽守遷臬副丹陽姜寶以翰林出提學四川道經楚省三省會飲於黃鶴樓伯玉舉杯大言曰蜀人如蘇軾者文章一字不通此等秀才當以劣等處之臬

皆愕覞姜亦唯唯而已後數日會餞伯玉又大言如初姜笑而應之曰訪問蜀中胥吏秀才中竝無此人想是臨考畏避耳

正統元年丙辰狀元周旋至弘治九年丙辰則狀元朱希周正德九年甲戌狀元唐皐至萬曆二年甲戌則狀元孫繼皐科名姓名皆相照應閩建陽李有年舉嘉靖庚子鄉試十九名其弟有則舉巳酉十九名有年子閩韶舉萬曆甲午十九名吳與施壽明中萬曆巳未會試十九名

弟浚明亦舉壬辰會試十九名父子兄弟名次並同近閩同安劉望齡先以三十四名舉本省鄉試萃去後順治辛卯復舉本省鄉試三十四名順治壬辰武進巢震林中會試一百六十二名以磨勘停科乙未復中一百六十二名

子圖古今注冠子者秦始皇之制也今三妃九嬪當晝戴芙蓉冠插五色通草蘇朶子乃知三吳通草花朶秦時已有

徐君義言崇禎丙子雷擊其邑市民王姓家雲

雨晦冥震聲甚厲偶觸產室雷電遂霽堦上有天書二字不孝他日重治八字體作行書徑二尺餘似以積沙成之而掃濯不能去頃之自滅則萬目所共覩也書此爲不孝戒

仁和張問渠冢宰元洲之兄也母陳畜朱魚二十餘頭流目日久母亡問渠哀毀不忍往視皆變爲白羣客聚觀有謂魚常變色無足異者此及去喪之日魚復變赤儼同除喪人謂孝感所致

今人皆以橄欖爲餘甘、駢雅、餘甘之子如彈丸、其核五稜、世有圓橄欖耶、餘甘自另一種、温庭筠詩、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徐輿公云、嶺南國中、有相思木、歲久結子色紅如大豆、故名相思子、每一樹、結子數斛、非即紅豆也、客云、相思豆有雌雄、合置匳中、輒相就、一客言豆安有雌雄、以磁石養一、以鐵屑養一、僞置水中、亦自相就、不必匳也、余笑謂豆無雌雄則已、脫有之、則必當置匳中、匳中之豆亦必雌

先就雄

孫道相先生曰安丘石門村多生槲樹林是土人之野蠶厭接野蠶成繭昔人謂之上瑞乃今東齊山谷在在有之與家蠶等蠶月撫種出蟻蠕蠕然即散置槲樹上槲葉初生猗猗不異桑柔聽其眠食食盡即枝枝相換樹樹相移皆人力為之彌山徧谷一望蠶叢其蠶壯大亦生而習野日日處風日中雨中不為罷然亦時傷水暵畏雀啄野人飼蠶必架廬林下手把長竿逐

樹按行爲之祭陰陽禦鳥鼠其穗也與家蠶相後先然其穰者春夏及秋歲凡三熟也作繭大者三寸來許非黃非白色近乎土淺則黃壤深則赤埴墳如果蠃繁實離離綴木葉間又或如雄雞鷇也食柎名柎食椿名椿食椒名椒繭如蠶名繰如繭名又其蠶之小者作繭堅如石大才如指上螺在深谷叢條間不關人力樵牧過之載槖而歸無所名之曰山繭也其繅備五善焉色不加染黮而有章一也浣濯雖敝不易色

二也日御之上者十歲而不敗三也與葬衣處不已華與統轂處不已野四也出門不二服吉凶可從焉五也

孫道相先生云司吾山山隱寺遊人題咏徧滿巖石釋惟蒨詞晤清曉詩露華滴瀝晴林曉石洞巉巖殊杳窕僧定風恬鳥語微雲光冷落涵秋沼又女郎湯文玉春遊詩山雨初晴洗佛螺春風幾處揭青莎采香不倦溪邊路多少飛紅趁襪羅二詩並刻一石閒不知何好事所爲也

予過司吾訪此石不存矣。

舊傳江上漁人得魚滿船、忽一大者、昂首誦南無阿彌佛、聲甚巨、羣魚千百亦皆連聲屬和、水波爲之沸、漁人大恐、盡棄之江、近內鄉人閻宗邑、少好捕魚、業之二十餘年、忽一日夢小人千萬數曰、汝傷我等命、今來索汝相償、邑甚驚駭、意平生捕魚之故、誓病間當改業、已果撤魚釣之具、長齋念佛、今六十餘矣、李子田目擊也、

王微哉曰、于奕正、初名繼魯、字司直、宛平人、生

而峻潔、性孝友、喪父、讓財於兄弟、獨居荒園、治舉子業、恥剿竊為文章、其所交遊者、皆當世名人、以故多畏惡訕笑之者、奕正工為詩歌、好遊名山、嘗言秋山嚴靜澹峙、如有道高人、每於霜清木老時、騎驢而往、窮巖絕岫數百里間、無不周覽、遇斷碑、必披荆剔蘚以識之、或攀枯蘿躡危石、踰其絕頂、慨然賦詩、有超世之槩、與楚譚元春友、夏劉侗同人、尤稱友善、兩君來京師、必客其園、與同人著帝京景物略、崇禎乙亥偕同

人取道秣陵徧歷名勝將之楚會友夏止之遂歸而疾作殞於金陵旅舍楊曰補顧與治刻其遺詩數十章所著金石志樸草詩與景物略行於世予生南行將著南京景物略竟以友夏不果惜哉予藻能世其業今爲盧陵令顧夢游序其遺稿曰司直生長京師獨不類京師人蕭然山澤癯也其家世稱素封多貴顯尤不類矣四方來京師者聞其名輒往司直然所歡欣訂交者不數人多主于家環堵梧竹吟諷高寄悠其

身在長安中此數人者、名高天下、歸而口司直
不置、天下益向往之、余神交司直十年、甲戌歲
且除、突過我、問何以來、則九日出郊送劉子別。
秋氣方佳、忽作遊想、同舟而下、未辭家也。自此
過從至密、予坐客未識司直者、見其蓬鬓電目、
面作松鱗、瘦處領左、衣冠率略、顧瞻倨蹇、愕眡
欲避之、已而道風披揚、緒論疊出、莫不傾倒嘆
服、徘徊不能去、司直之遊、初指寒河、屬譚子他
之、罷寒河盟、入吳會、是時劉子亦分路入宛、乃

成獨遊、雖所至傾動、而意不自展、返於白門、神色微異、孟夏十日、卒於同人客舍、予與曰補楊子助同人視含殮、予語同人、司直不朽、惟予與譚子是職、子曷先之、同人曰、司直奇人、子不可以草草、至京師而後與譚子謀以復子、後一年、二子皆逝、未有述者、予知司直、又略於二子、恐後遂無知之者、乃與楊子謀刻其笥遺詩、嗟乎、此豈足以見司直哉、司直賦穎絕世、又能廣異書異聞、以自盡其才、其爲謀甚奢、常從客謂予

曰今人寒腹短識輒不自量造語余聡之余所
披覽既徧更得快遊以歸閉戸涵詠而後出予
以爲有當乎今雖間爲詩吾胸中覺有格格未
出者是吾候未至也嗟乎司直詩止是而言在
吾耳其尚忍言乎司直生長四十年未一日去
其家家昔不貧隨取而給且爲主於朋友也無
所不盡其驩其意以爲身之四方可以取給盡
驩一如其家耳孰知語遊於今既有難言者而
司直伉爽實甚顧不免於鬱鬱斯亦朋友之過

乎然爲司直友者豈知其遂至於此哉司直至於此而未有所述於後朋友之事終以缺焉我知諱劉至今有餘憾也　崔子忠字青蚓一名丹字道母其先山東平度州人子忠爲諸生甚貧爲文崛奧數試而困慨然棄去華門土壁洒掃潔清冬一褐夏一葛妻踈裳布衣黽勉操作三女亦解誦讀雖無終日之計晏如也工圖繪爲絕技時經營以寄傲更善貌人無不克肖當時貴人多折官位願與之交皆逃避不顧不喜

飲酒二三故人以文字過從談竟日不能去土自四方來慕其人多謝不見人或尤之笑曰交遊盛而朋黨立東漢之季可鑑也後果有以復社植黨言者其識力過人如此其人瘂小端飭雙眸炯炯高冠草履不知貧賤之可戚也所作詩歌古文詞人鮮知者徒知其画耳董文敏公嘗謂其人文画皆非近世所常見年五十病幾廢亡何遭寇亂潛避窮巷無以給朝夕有憐之而不以禮者去而不就遂夫婦先後死錢虞山

曰崔子忠形容清古望之不似今人画摹顧陸閻吳遺蹟關范以下不復措手居京師闤闠中蓬蒿翳然凝塵滿席蒔花養魚杳然遺世與至則解衣盤礴一妻二女皆能點染設色相與摩娑指示共相娛悅間出以貽知己若庸夫俗子用金帛相購請雖窮餓掉頭弗顧也少爲書生師事萊人宋繼登宋諸子及羣從皆與同學而玫及應亨尤厚善應亨署銓曹屬一選人以千金爲崔君壽道毋笑曰若念我貧不出槖中裝

貽我而使我居閒受選人金同學少年尚不識崔子忠何等面目耶玫居諫垣數求其画不予誘而致之邸舍謂曰更浹日不聽出則子之盎魚盆樹且立槁矣道毋不得巳方與画画成別去坐鄰舍使童往取其画曰有樹石簡略處須增潤數筆玫欣然與之立碎之而去其孤峭絕俗皆此類也崇禎戊寅余匏繫都城道毋寓方閣老園池去余寓一牛鳴地有踈桐古木前臨雉堞晨夕過從余放歸道毋及華州郭宗昌送

余報國寺古松下、余笑謂詞館諸公、公等多玉筍門生亦有崔郭兩生者乎、郭亦秦中博雅奇士也、

倪文正曰、岳氏之祠、泥範武穆金鑄檜禼人之欲不朽檜禼甚於存武穆也